

史記

作者：司馬遷

注解本：史記會注考證

著者：瀧川龜太郎

出版社：文史哲出版社

導讀：

司馬遷以其良史之材，貫穿經傳，整理百家雜語，遊遍名山大川、名勝古蹟，寫下了中國第一部通史：《史記》。全書記述上自黃帝，下迄漢武帝，總結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，寄寓成敗興壞的道理，對中國史學與文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司馬遷(西元前一四五--西元前八七年)字子長，西漢左馮翊夏陽(今陝西省韓城縣)人。漢武帝建元年間，父親司馬談擔任太史令，掌管天文星曆、占卜祭祀，兼管文書、記載朝廷大事，搜羅並保存典籍文獻等工作。司馬遷繼承父志，任太史公，並效法孔子作《春秋》。後因李陵敗降匈奴，上書為李陵辯解，觸怒武帝，施以「腐刑」，獄中忍辱求生，奉古來聖賢發憤著書為典範，激勵自我述往事以思來者；果然不負乃父的期望，完成編纂《史記》的遺業。

司馬遷的著書旨趣，主要是在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(〈報任安書〉)所謂「究天人之際」，就是要探究天意與人事之間的關係。司馬遷反對用「天人合一」、「君權神授」的觀點，主張從歷史人物的客觀活動中，分析成敗得失的原因。在〈封禪書〉中，揭露漢武帝迷信神仙方士、追求長生不老「終無有驗」，進行了尖銳的嘲諷和批判。在〈伯夷列傳〉中，對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」提出了大膽的懷疑。司馬遷的歷史觀，強調天道循自然規律而運行；歷史的發展是人為的結果，並非天命所定。

所謂「通古今之變」，就是在探索歷史成敗興衰的變化規律。如〈商君列傳〉中，肯定商鞅變法，破除舊規，建立新令，使得「鄉邑大治」，「秦人富強」。這是司馬遷「承敝通變」的思想。又司馬遷以為盛世中往往隱藏衰象，以致產生危機，在〈平准書〉中，他指出漢武帝初年興盛一時，但富貴者貪暴腐化，「爭于

奢侈」，「物盛而衰，固其變也」。這是司馬遷「見盛觀衰」的洞察。司馬遷強調歷史是不斷變化的，反對董仲舒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的歷史觀。

所謂「成一家之言」，就是對歷史的變遷興替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。如〈汲鄭列傳〉中，借汲黯之口批評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而司馬遷卻強調六家各有長短，主張兼收並蓄，對各家都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。在〈酷吏列傳〉中，揭露酷吏貪狠。在〈遊俠列傳〉中，頌揚游俠仁義。司馬遷透過人事的抑揚褒貶，表達他的政治理想與歷史哲學。

誠如魯迅稱讚《史記》是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《離騷》。」（《漢文學史綱》）本書對後世的影響，主要在史學和文學兩方面。在史學方面，全書分：「本紀」十二篇，記載歷代帝王政迹。「世家」三十篇，記述侯國世代存亡。「表」十篇，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要大事記。「書」八篇，是關於天文、曆法、水利、經濟、文化等專門史。「列傳」七十篇，則是各種不同類型、不同階層的人物的傳記。這五種體例，共一百三十篇，互相照應連繫，體制嚴密，開紀傳體正史的先河，成為歷代作史者共奉的圭臬。

在文學方面，《史記》的文字氣勢雄偉、簡潔凝煉，描寫人物尤為突出，創立了傳記文學的體裁。司馬遷最善於掌握人物一生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和行動，加以細膩刻劃，以凸顯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徵。如〈項羽本紀〉寫項羽的一生，主軸環繞在推翻暴秦的八年歷史，特就鉅鹿之戰、鴻門宴和垓下之圍三個場面，突出他英勇善戰、剛愎自用、體恤部下的性格特點。對後世散文、詩歌、小說、戲曲等文學體裁的發展也都影響深遠。

《史記》從東漢起就有人為之作注，近代日本人瀧川龜太郎撰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取清代學者有關考證八十四種、日本學者有關注解十八種彙編而成，搜羅很廣，用功頗深，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注釋本。

【林秀蓉】